

「仲夏自己」薛晶 2023年7月26日

调研目的：

1) 建立项目数字档案库

为云南高黎贡山的乡村儿童(7-12岁) 提供一份跨越三年(或更长) 的纵向质性报告, 展现每一位儿童在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与心理健康、客观的成长环境(学校、家庭、社会) 三个方面上的变化轨迹。

2) 通过人类学质性调研报告、摄影、学生作品集、学生日常语录等信息源, 多元呈现调研项目的行动和思考。

3) 回顾和反思过往的教学经历, 为未来的项目教学作准备。

采访对话记录和开放性思考：

1) 回访时可根据受访者的情况调整采访内容和记录形式, 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2) 文字是经过思考的整理, 原话如果不及时记录, 将很难回溯。所以, 请这份调研报告请尽量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鼓励回访者每天有回顾和记录的习惯。字数不限, 真诚即可;必要时可附带照片。

3) 对话内容, 尽量记录孩子的原话。

薛晶综述

代际沟通：

父母子女共9人, 父母都是傈僳族, 信仰基督教, 受教育水平低, 家访时只有母亲在家, 普通话输出比较困难, 采访过程中有很多话不是很听得懂;客厅电视柜下面放着很多药, 除了普通的感冒药之外有一大包是妇科药, 是母亲在吃的药(应该拍照的, 下次再去的话可以补上)。薛晶姐妹兄弟7个。目前大姐已出嫁(不知道嫁去哪里, 待生产, 预产期11/12月), 大哥外出打工(不知

道去的哪里,基本不往回寄钱),二哥邓义白,17岁,五年级小学毕业,目前是家中帮忙做农活儿的主力军(薛晶的知情同意书是邓义白代签的)。二姐有残疾(听母亲的描述应该是脑瘫),没有基本自理能力,需要有人在家照顾。姐姐杜义白小学六年级毕业,不继续升学,在家给爸妈帮忙做家务、照顾残疾姐姐和下面的妹妹;薛晶还有一个妹妹7、8岁,上学时会有严重的分离焦虑,一去学校就哭得厉害,所以就没有继续上学了。平常爸爸妈妈要去干农活,因为是新移民,自己家没有田地,所以要包别人家的地来种,离家比较远,骑车要1小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各种政府补贴以及务农,主要种植作物是玉米,是用来喂鸡和喂猪/牛的;前两年养了猪不明原因死了二十多头,亏了很多钱。

人际交往:

薛晶在生人面前有点拘谨害羞,基本上都是一问一答,不会多说;我送了她一朵花,她接过去会说“谢谢”,是很懂礼貌的小女孩。她跟移民村的孩子们相处很好,在大篮球场玩“追人”游戏的时候她被推选为其中一个小组长,其他的小朋友都抢着要去她那边,因为“她玩这个游戏比较厉害”;她很有责任感,很会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

学校情况:

薛晶在从岗小学住校,(十人间)周三下午回家周四早上去学校,周四周五上课,下午回家过周末;她感到课业比较繁重、作业多、老师留堂严重以及老师会有体罚现象。在所有基础课程中最喜欢画画课,信息技术课有专门的机房让每个学生都可以操作和使用电脑,但是有的学生会用电脑打游戏(纸牌之类的),也可以用电脑画画;跟薛晶对话时说到姐姐杜义白不想上学的原因是“她有点怕,有点恐惧上学”;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她说平时零花钱一个星期10元。

兴趣爱好:

喜欢画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运动能力很强，尤其是跑步。也提到美育课如有丰富的球类运动，她也很想参加。

采访记录：

我和鑫培老师刚到薛晶家时妈妈不在场，小妹妹在家门口玩一只很小很小的老鼠；哥哥邓义白戴着一顶硕大的遮阳帽、穿军绿色解放鞋在家中角落玩手机。看到我们来，哥哥给我们倒了水让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不大，墙面上贴着一些奖状、孩子的画，除此以外还有一张2019年云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和一张卡户享受政府扶贫帮扶政策的清单。沙发上一个17/18岁女孩子躺着在睡觉。跟这边一般人的肤色不一样，那个女孩子非常白，是不经常晒太阳的缘故，这让我印象深刻。

问哥哥邓义白多大了，哥哥说自己17岁，再问其他兄弟姐妹的年纪时他就不太能记得了，只能说大概的数字。哥哥很沉默，跟我们说了两句话随后就走出去了。跟妈妈聊了很多，主要是了解家里的经济结构、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但是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感觉信息流失很多。

目前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爸爸妈妈和哥哥，其他的几个女孩子也可以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政策补贴（含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健康/就业/生态扶贫以及残疾人补助、农村低保等）和务农/养殖等。虽然移民村村民普遍经济状态不太好，但是对比起来，薛晶家似乎更显清贫：电器和家具都很少，电视机屏幕是对着墙面的，显示着它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了。一楼客厅旁边的房间基本上只有床和床上用品。

2017年举家移民安置搬家到移民村来，到2023年已经过去6年了。我们问她对当时在山上的生活还有没有印象，她说有的，还是比较喜欢在山上的生活。这令我们感到很诧异，因为在我们看来，山区交通不便、各种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尤其是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薛晶：“那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大家玩得很好。”

我：“这里不也有很多小朋友吗？”

薛晶：“不一样。这里的小朋友爱欺负人。”

我：“怎么欺负人呢？”

薛晶：“他们一天天的就知道打架。”

我：“谁打谁？大的大小的，还是男的打女的？”

薛晶：“都有。”

我：“你也有打人吗？”

（一开始很小声，我再三确认之后她回答）“有...”

我：“打谁呢？男孩子女孩子？比你大比你小？”

薛晶：“男孩子，比我大。就是住在我们上面那一家。”“他很骄傲，老是打我们班的女生。”“他以为他很帅，但是我不觉得他帅。”“老师也爱打人。那个男孩子，就经常被老师打哭。”

我：“家里谁有手机？”

薛晶：“爸爸妈妈都有手机，妈妈有手机的，但是她不会用，所以就给姐姐用了。”

访谈时，整体看过去，家里都是乱糟糟的，包括床铺和沙发，像一个临时驻扎的据点。厨房也空空的。家里甚至没有能容纳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的一张桌子。好像六年的移民安置，直到今天，这个家庭都没有在这个移民村里重新长出亲密的在地性。